

## 探秘大运河文化遗产系列报道

挖掘整理沧州濒危剧种音乐,沧州河北梆子剧团首席琴师李刚——

# 让传统“老调”唱出新味道

本报记者 魏焕光



▲南锣剧《老少换》  
►肃宁武术戏演出  
现场

## 揭秘南锣剧音乐

这段时间，沧州河北梆子剧团琴师、音乐唱腔设计李刚，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。在忙碌的工作与演出间歇，他挤出时间，为扩编版南锣剧《老少换》谱出新旋律，用于即将开始的排练和演出。因为近7年来，他一直肩负着一个重要任务——为挖掘整理的南锣剧设计出音乐和唱腔。

8月12日，新版南锣剧《老少换》的唱腔设计终于完稿。李刚赶紧录制出新唱腔让演员学唱小样，并为演员及乐队演奏员一一示范。而非遗音乐原创作品《运河古韵》和《长河》也正在构思创作中。

李刚出生于献县一个艺术家庭，自幼酷爱民乐，1982年考入县评剧团艺校学习二胡、板胡演奏，16岁便登台拉主弦。后来，他又拜河北梆子板胡演奏家赵二宝为师。

近年来，李刚一心投入到沧州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创新工作中。南锣剧、运河号子吼、渔鼓调、肃宁武术戏和南词剧、北路梆子、东路哈哈腔和秧歌调等古老剧种和非遗音乐，从唱腔旋律到演奏乐器，他挖掘整理出多个沧州濒危剧种和非遗项目的音乐体系。在他的整理下，这些艺术样式逐步恢复了原汁原味的古老旋律，并登上越来越大的舞台。

李刚对于南锣剧音乐的挖掘整理始于2018年。当时，原沧州市艺术研究所所长、戏曲编剧赵宪坡邀请李刚协助参与沧州古典音乐的相关研究，濒危剧种南锣剧成为重点挖掘整理的对象。

李刚在南锣剧代表性传承人郭兰芳的引导下，走访了健在的南锣剧老艺术家，并收集了大量关于南锣剧的文献资料。

经过查阅资料和实地走访，李刚理清了南锣剧的主要伴奏乐器：龙头琴（唢子）、南锣（钹子）、南钵（铙）、F调九孔管和C调小管。但这些乐器的实际形制和演奏方法是怎样的？南锣剧的主旋律又是怎样的？一系列谜团等待

解开。

为了弄清南锣剧的伴奏乐器和演唱旋律，李刚踏上了漫长的探寻之路。

在搜集来的一张南锣剧古乐谱上，唱词下面画着一些难以理解的图案和符号。李刚通过辨别文字标记，断定这是一张工尺谱，但那些符号和图案的含义不明。

为此，他专程赶赴山西五台山等地，从佛教和道教音乐中寻找答案。幸运的是，那里的宗教音乐乐器中恰好还有南锣和云锣，乐谱也沿用了传统的标记方式，这让李刚大喜过望。

F调九孔管是沧州独有的南锣剧伴奏乐器，李刚惊奇地发现，和普通管子不同，这种乐器竟有9个孔。为了弄清第九孔在演奏中起的作用和吹奏指法，李刚又赶赴天津静海和廊坊大城，拜访了几位精通管乐的老艺人，终于弄清了第九孔的用途。为了制作出规范的龙头琴，他多次去肃宁等地试制，并反复研究龙头琴的指法、弓法、把位和调式转换，还专程去中国古乐器博物馆，观摩全国唯一一把古龙头琴，拍照记录下它的形制特点。

一次次寻访，让南锣剧音乐的秘密一点点被揭开。

2019年开始，基于这些研究成果，在原沧州市艺术研究所的组织下，经典剧目《顶灯》进入复排阶段，著名导演梁宝璋受邀成为该剧的艺术指导。经过精心打磨，2020年，《顶灯》参加了文旅部组织的“昆山百戏”盛典展演，走到全国观众面前。

近期，李刚按照“行当模式化”的思路，重新设计了新版南锣剧《老少换》的音乐唱腔。

新版《老少换》包含表演唱、合唱和独唱等演唱形式和很多古典戏曲音乐调式和板式，在保留非遗主奏乐器的基础上加入了民乐队，音乐表现力更加丰富，艺术感染力进一步增强。演出时长由40分钟延长到一个半小时，达到了舞台音乐剧的演出标准。

## 挖掘肃宁武术戏

李刚不仅致力于南锣剧的音乐研究，近年来，还把很大精力投在肃宁武术戏的挖掘整理上。

“武术戏”相传源于明代，特点是以武术动作配合口语讲述，边打边说。伴奏只有打击乐器，没有文场伴奏，可随意演唱京剧、昆腔等不同剧种的唱腔。武术戏的表演形式灵活多样，武打有别于戏曲开打，而是用真刀真枪，将武术表演和戏曲表演完美融合。很多现存的经典武术套路都能在表演中看到，代表剧目有《三打祝家庄》《燕青打擂》《大溪皇庄》等。

## 改编“运河号子吼”

运河号子，是过去运河两岸的河工和船工们“吼”出来的曲调，那一声声悠长的号子，见证了他们清贫、单调、漫长的漕运生活，也是他们乐观精神的最佳见证。

李刚与运河号子的缘分其实挺意外的。1989年春，他到沧州市区办事，办完事后在新华桥闲逛，猛然看到一大群人围着一位老人吹乐管，好听的乐声不时赢得众人的掌声。李刚挤入人群，经打听得知，这位吹管的老人名叫杨继海，已经87岁了，他吹的是沧州独有的乐器——C调小管，吹的曲调，老人管它叫“运河号子吼”。

李刚瞬间被管子发出的旋律吸引，直到散场也没听够。他临时改变行程，决定留下来向这位老人学习。第二天，他又去新华桥头听这位老人吹管，一边听一边把精彩的曲调记了下来。

老人看眼前的年轻人对他的吹奏如此感兴趣，便打开了话匣子，自称从小跟随姥爷在运河边长大，姥爷精通音律，经常把“嘿”“吆”“呀”“哇”“嗨”等字编成曲调，用来为纤夫们加油鼓劲，因风格粗犷豪放，故名“运河号子吼”。

新华桥头这段难忘的经历，让李刚对沧州民乐更加着迷。此后，他有意识广泛接触沧州民乐，在全国各地演出期间，也留心收集各地非遗曲调，博采众长，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演奏风格。

李刚说，传统音乐是一座艺术创作的素材宝库，进入其中就像一个淘金者发现了金矿，只要潜心研究，就可以找到守正创新的“金钊

武术戏系统的剧目理论近乎空白，李刚正在当地有关部门的指导下，抢救性挖掘整理武术戏音乐和表演方法，力求为后世留下资料。他经常利用休息的时间去肃宁搜集、记录、整理，并考虑为武术戏加入当地的传统民乐，让武术戏不再只限于街头演出，从而发展成为独立的舞台艺术。

此外，他还在挽救肃宁另一种濒危地方剧——南词剧。南词剧是肃宁独有剧种，以表演唱为主要艺术形式。为了解和挖掘南词剧的剧种特点，在肃宁武垣风戏剧文化发

展有限公司经理倪瑞杰的帮助下，李刚特地找到了还能表演的老艺人学习。但由于他们大多年事已高，且多靠师傅口传心授学艺，故而未能系统掌握这一剧种的表演理论。李刚只能仔细观察老艺人们的表演，聆听他们的演唱，一点点总结记录下来。

在李刚的努力下，武术戏和南词剧表演特征逐渐清晰，逐渐走向规范化和系统化。李刚希望能够联合有识之士，尽快为这两个剧种打造出代表性剧目，让它们展现肃宁的历史和故事，迎来发展的新机遇。



李刚在为定制的五字调南锣试音

的“运河情 江南韵”展演，并登上了河北电视台“强国复兴有我”晚会和“双争有我”端午节大型晚会。同时，李刚还巧妙地将《运河号子吼》的主旋律，运用到了河北梆子的一些新编古装剧中，令人耳目一新。

李刚说，传统音乐是一座艺术创作的素材宝库，进入其中就像一个淘金者发现了金矿，只要潜心研究，就可以找到守正创新的“金钊

匙”，就能不断提升自身的创作水平和创新能力。在他为传统剧、现代戏、舞蹈、非遗古典音乐等不同艺术种类创作的130余个作品中，经常能找到其他音乐艺术形式的影子。

李刚的艺术生涯是探索与传承的交织，他用实践证明，古老的文化遗产并非遥不可及，反而具备着可以与当代生活共舞的强大生命力。

瀛台是河间府城有着千年历史的古老建筑，历朝历代流传至今的瀛台怀古诗达数十首。因原瀛台旧建筑早已不存，一睹瀛台旧貌是不少人的渴望。最近，笔者找到一张1932年的北洋画报，上面竟有极为清晰的河间瀛台老照片。

这张照片发表于1932年7月21日出版的第807期《北洋画报》。该报创刊于1926年7月7日，影响力很大，在当时中国传媒界被称为“北方巨擘”。《北洋画报》内容包括时事、社会活动、人物、戏剧、电影、风景名胜及书画等，其特点是以照片为主，配上文字，较为直观生动，创刊后成为天津乃至整个华北地区的热销画报。

从画报刊登的照片可以看出，河间瀛台主体为一高大土台，四周以砖堆砌，以防雨水冲刷后垮塌。顶部为一平台，上有一处中国传统的亭阁状建筑，应为供游人停留休憩之用。明代万历三十五年（1607年），河间旧文昌阁倒塌，由官府主持，在瀛台上修了一座新文昌阁，供奉“文昌星”。清代康熙年间，有位姓李的秀才组织捐资，又在瀛台修起一座魁星阁，供奉民间所称的“魁星”。

民间认为，“魁星”“文昌星”均是传说中主管读书考试、文运功名的星宿，可保佑读书人才思敏捷、金榜题名。据乾隆《河间县志》记载，瀛台位于府城东南角，原为宋代瀛州知州游观登览之所，但已不知何时修筑。旧志称其高五丈、周长十丈，在台上向四周瞭望，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，但到清代乾隆年间就已颓废无修了。

北宋大观二年（1108年），原瀛州升格为河间府，从可知瀛台历史已有千年。再看《北洋画报》中的照片配文，“左图为后魏及唐代之瀛州，宋时改为河间府，以至于今。唐初十八学士登瀛洲，世人传即此地，故筑台以纪念之云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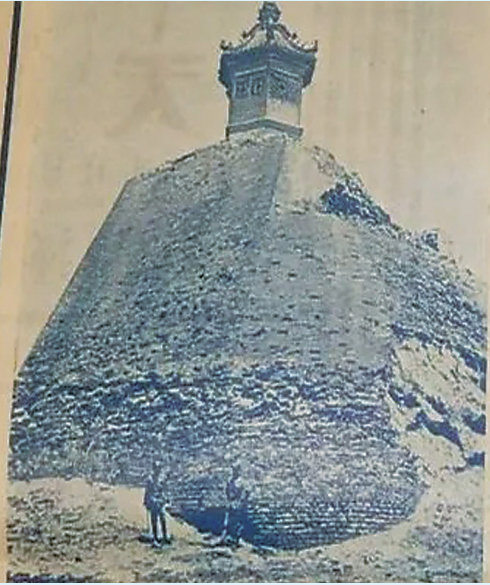
唐太宗李世民曾设“文学馆”以招贤纳士，选中18人分为三班，每日有6人值宿，彻夜讨论诗文典籍，号称“十八学士登瀛洲”。“瀛洲”是传说中的海外仙山，后人曾创作“十八学士图”，画中学士云集“瀛洲城”。河间古称瀛州，虽然此“瀛州”非彼“瀛洲”，但瀛台被水面广大的瀛海湖包围，景色与“瀛洲”仙山颇为相似。《北洋画报》提到瀛台与“十八学士”有关的传说，应是一众学子文士在瀛台赏景，提到“十八学士”之事，后来越传越广，遂成典故。仔细端详《北洋画报》上的这张老照片，顶上的亭阁依然完好，高台表面的砌砖已风化严重，有的地方甚至露土塌陷，底部站着两位游客，应是专为探访古迹而来。

千年来，瀛台留下了太多历代名人的足迹，结合流传至今的部分诗文，瀛台旧貌更加引人遐想。明代杜伦有《瀛台春望》诗道：“晴云如困柳如痴，丹杏开绿碧草齐。一派望瀛台下水，暖风迟日浴凫鹭。”诗中写的是一个柳长莺飞的春天，晴空万里，云卷云舒，杏花刚刚开放，地上的绿草已经很高。白天渐渐长了，立于瀛台之上，望着一片春水荡漾，几只水鸟散漫地游着，游客的心都要融化在这如醉如痴的美景里了。

清代河间才子戈涛有《瀛台》诗：“缥缈瀛台上，西风送晚晴。霞光散林赤，海气混天清。秋草毛公垒，寒烟帝子城。高楼连粉堞，徙倚远愁生。”此处所写是河间古城的秋天，作者在瀛台上远望古城，西风吹来，瀛海湖上水波摇曳，陆地上已是秋草枯黄。想到城内的瀛台，还有城北的毛公墓等古迹，再看到不远处堆堞俨然的古城墙，一种萧瑟与乡愁从心中油然而生。

1930年代，河间文香村（今属大城县）人、北平文艺界名士贾仙洲，在一个夏天回家乡小住，曾到瀛台怀古，作《五言古风》一首，其中有“我酷爱瀛台，孤剑英雄姿。炎夏往瀛城，随友复来斯”的句子。那时候的河间，城内的高层建筑很少，瀛台还是巍然高耸的制高点。此后，很少再见到瀛台的图文资料。这张1932年7月的《北洋画报》，遂成为瀛台古迹最后的背影。

## 钩沉



《北洋画报》上的瀛台老照片

## 一张老照片背后的瀛台故事

赵华英